



從失去四肢到走進教室 在 **生命故事** 中 找到教學的意義

|| 王致遠 國立中山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副教授

週五的下午，校慶攤位陸續在學校長廊架起，人聲開始在空曠的走道中迴盪。我漫步其中，突然在人群裡瞥見一張熟悉的面孔。一個高高瘦瘦的男生站在攤位前，正熱切地向兩位女同學介紹活動內容。就在我準備轉身離開時，他抬起頭，與我四目相接。

「你怎麼會在這裡？」我忍不住

脫口而出。

他也愣了一下，隨即露出靦腆的笑容。第一次相遇，是在五六年前的課堂上。那一刻，我幾乎立刻想起當年的他——外系學生，卻對本科課程興趣缺缺，翹課是家常便飯，作業也很少認真交。然而，期末報告時，他卻呈現出截然不同的面貌——那份投入與專注，曾讓我一度意識

到：問題或許不在於學生是否努力，而在於他是否知道自己為何而學。

幾年後，他再度出現在我開設的職涯探索課程中。閒聊之後我才慢慢理解，他對於原科系的疏離，是因為自己並不喜歡那個學科。他原本想轉到管理學院，卻因成績不理想而無法如願。某次下課後，他主動留下來與我聊天，坦承知道自己「絕對畢不了業」，卻不願就這樣輕易放棄。他並不確定未來該往哪裡去，卻清楚知道：繼續留在原地，並不能解決問題。某天他偶然發現學校有創業中心，於是開始努力保留學籍、四處參加創業競賽——試圖在離開大學前，找到一條更適合自己的路。

那次在校慶長廊的重逢，並非單純的巧遇，而是再次提醒我：對許多學生而言，大學並不是一開始就知道自己為什麼而來的地方，而是一段必須在迷惘中摸索意義的過程。

■ 大學不是每個人都知道自己為什麼來的地方

多年以來，我遇過許多像他一樣

迷惘的學生。他們不知道自己為何要學現在所學的內容，只知道「我得念大學」——彷彿念大學是一條既定的道路，卻沒有人問過他們是否真的想走。

看到那些努力想轉系、卻又對課程興趣缺缺的孩子，我心裡總會浮現一句話：「這不是虐待？什麼才是虐待？」對這些學生而言，問題不在於不夠努力，而在於一旦走錯方向，便很難在體制內重新調整。

學生常在課後跑來跟我訴苦，說得最多的一句話是：「我在這個科系過得不快樂，但我不知道可以去哪裡？」學校希望教師扮演的角色，通常是提供方向、排解疑惑、鼓勵學生繼續念書。然而，在轉系門檻、修課限制與學籍規定的層層約束下，這些建議對許多已經找不到學習意義的學生而言，其實很難真正轉化為行動。

也許因為自己年輕時也曾徬徨、也曾不知道讀書的目的，所以我特別能理解那種「明明用力撐著，但心裡卻毫無動力」的感受。正因如此，我曾不只一次問學生：「如果你真的不

知道自己為什麼要念這些，不妨休學去看看外面的世界，等找到意義再回來讀書，一切將會變得不一樣。」因為，在人生某些階段，暫停本身也是一種前進。

多年追蹤學生的發展，我愈來愈確信：唸書不是唯一的出路，而老師能做的，其實是陪他們一起思考人生的其他可能。像那位後來走進創業中心的學生，並非一開始就知道自己要創業，而是在現有制度所能提供的選項中，嘗試為自己保留探索與轉彎的空間。大學階段，本就是年輕人「轉大人」的過程——這時的他們需要的不是被指揮，而是被陪伴。

二 傳統教學與現代學生之間的落差

學生對課業失去興趣、不知道學習的意義——其實並不罕見。大部分大學教師並未受過教育專業訓練，只是延續自己學生時代被教導的方式——講授、筆記、考試——然後期待學生能學會知識。然而，我們的學習方式，並不一定適用於今天的學生身上。特別是許多教師都是當年的佼佼者，於是自然地假設：「我這樣

唸就會懂，你們應該也可以吧？」但是事情並非如此。

我求學的年代，講授式教學是主流。這種方式能傳遞知識，卻只能讓學生停留在記憶與理解的層次，難以進階到應用、分析或創造。當學生在課堂中始終找不到參與的位置時，學習便容易淪為一種被動的接收。開始教書後，我一直希望能重新定義課堂的意義——不只是老師講、學生聽，而是讓教室成為一個「共同練習」的場域。

因此，課前要求學生務必預習；課堂中安排大量活動，例如：影片討論、分組實作、個案分析等。學生在教室裡練習，而不是死背。這種方式當然會帶來抱怨——「作業太多」、「課太硬」、「壓力太大」——這些評論我都看過，但我從不因此退縮。對我而言，這並非為了增加學生負擔，而是希望他們能在學習過程中，逐漸找回主動與意義。

我從不打算成為那個叫做「人很好」的老師，因為真正的學習往往需要付出相對應的努力。在這樣的課堂

裡，教師不是教室的主角，而是在教室這個劇場中，協助學生共同創造學習經驗的導演。面對負面意見時，我要求自己做的只有一件事：省思。如果內容是必要的、方式是合理的，那麼就算因此被評低分，也無妨。

三 不用說教，也能讓人得到力量

有些人問我，為什麼如此堅持這套理念？其實，這與我自身的生命經驗有很深的連結。身為一位曾經失去四肢的身障者，我走在路上，常能感受到陌生人的善意，也會體會到某些不經意的歧視。面對那些不舒服的眼光，我總提醒自己：「那不是你的問題，而是對方還不知道，生命可以有許多樣貌。」

也因為這樣的生命背景，我常受邀到各地分享生命教育。許多主辦單位期待我講出充滿激勵、鼓舞人心的故事，但我總是坦白地告訴他們：我未必能說出那樣的話。我能做的，只是把經驗放在那裡，讓聽者自己去對照、去理解。故事的力量，不在於講者的說教，而在於讓聽者自己從中產生啟發。每次分享之後，有人告訴

我：「你的故事讓我想到自己的人生。」那一刻，我愈來愈確信：「真正能留下來的，不是被要求接受的道理，而是被允許產生的反思。」

四 意外的獎項

收到師鐸獎的通知時，我感到無比意外。實際上，我並不認為自己有多麼卓越或特別出色，只覺得自己在履行一份「應該」履行的責任。在教育現場，我看到太多比我更加用心、付出更多心血的老師。與其期盼被認可，我更在乎的是這些努力是否真正回應了學生的需求。或許這些堅持不懈的教師們未必能得到獎項的肯定，但我希望他們至少能在這個環境中獲得應有的尊重。

回顧這些年來任教的每一天，我愈發明白：教育的本質並不是要替學生指明道路，而是在他們停下腳步、徬徨張望時，願意站在他們身旁，陪伴他們一同探索。正是在這樣的瞬間，我再次確認了自己選擇留在教室裡的理由。✕

